

王晋康经典科幻小说集粹

临界

王晋康 / 著

精品
文学馆
智慧启蒙 · 智慧成长

单幅插画 / 绘
飞思少儿科普出版中心 监制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临界 / 王晋康著；单单插画绘.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1
（王晋康经典科幻小说集粹）

ISBN 978-7-121-18748-3

I. ①临… II. ①王… ②单… III. ①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7111 号

责任编辑：郭 晶

特约编辑：刘 欢 刘红涛

印 刷：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10.25 字数：262.4 千字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80 元

参与绘制的人员有：庞坤、郭学好、蒋霞、刘金梅、刘洋、鲁静、郗慧珍、王克宾。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 88258888。

序

在当下活跃的科幻作家中，王晋康先生无疑是具有广泛影响的重量级人物。20年来，王晋康以旺盛的创作力为我们奉献了众多科幻小说精品，作为朋友及同道中人，我一直对王晋康先生老当益壮、笔耕不辍的精神深为感佩。此次电子工业出版社推出的系列选集，汇集了王晋康很大一部分优秀作品，从多个角度有代表性地反映了王晋康科幻作品的面貌。

王晋康科幻作品的评介文字已有很多，借这个机会我只谈一些个人的浅见。作为科幻界同行，王晋康的作品我基本都拜读过。王晋康丰富的人生阅历及广博的知识赋予他的作品与众不同的特色，其中不少作品即使经过时间无情的洗礼，依然放射出珍珠般熠熠夺目的光彩。对于一位作家而言，这算得上是小概率事件。

就个人感受而言，王晋康作品有两个特点令我印象尤其深刻。

第一个特点是从科幻的角度对人性的洞察及拷问。

欧洲文艺复兴最伟大的贡献便是发现了“人”，也许这更多的是指人从对“神”的膜拜中解放出来，发现了自身的价值。但是很显然，对“人”的认识与发现一直贯穿着人类文明的全部历史。不过这更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试图剖析的对象正是我们自身，而数理逻辑学已经证明：对自我的涉及必然导致不可解的悖论。所谓“一个读者就有一个哈姆雷特”，不单单可以理解为作品的出色，说不定莎士比亚也迷失在了人性的怪圈里。

而科幻就如同一柄利刃，由未来之手把握，让我们得以在某些短暂的瞬间瞥到被现实的肌肤筋骨重重遮蔽的自

我——那个本来的“人”。

王晋康科幻作品题材广泛不拘，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还包括某些至今人迹罕至的禁区。这些科幻故事形形色色，甚至光怪陆离，王晋康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科幻作家对人性、人心及人本身的洞悉。在《类人》和《豹人》这样的作品里，王晋康以科幻的声音对人类基因正统的拷问振聋发聩。而在《癌人》里，作为人体内的细胞叛逆者（罗伯特·温伯格语），癌基因居然成长为比人类更擅长生存也更强大的个体，这其中的意义既惊心动魄，又发人深省。还有《生命之歌》里，面对人工智能生命的挣扎，作者寄予的同情与悲悯，以及《长别离》里对人类最终走向异化的宽容与感慨。可以说纵观王晋康的所有作品，不啻于欣赏一部科幻版的《人间喜剧》。

第二个特点是王晋康以科幻为武器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塑。

毋庸讳言，中国当下的文学有一种日渐沦为游戏的趋势。读者沉湎于轻松猎奇刺激感官的阅读，作家更是远离了社会生活的中心，退居到私人的角落，要么迎合市场，要么沉迷于纯技巧性的“自说自话”。总之，文学变得越来越“水”，越来越没有营养，只剩下歇斯底里的娱乐至死。

自曹丕《典论》以降，“文以载道”已经提出两千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句话并不是口号，而是实在贯穿于文学创作乃至中华文化当中的一条基本原则。但近些年这条原则日益衰微，到了几被摒弃的地步。当然，这样讲的前提是没有将歌功颂德也列入“道”的范畴。而我们读王晋康的作品却能真切地感到他对这样的现状是不认同的，在他的作品中充满对文学现状的反思与“反动”。从《蚁生》里惨烈失败的社会实验场，到《十字》里对西方国家原罪的追问；

从《生死平衡》里对平衡医理（其实是哲理）不遗余力的推崇，到《替天行道》里对科学邪恶一面的忧虑……王晋康用他或犀利或温情的笔触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幅横跨远古与未来、饱含关怀与思考、血肉丰满的人世画卷。

这个流行快餐的时代和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人们缺乏的不再是可供阅读的内容，甚至也不是阅读所需的金钱，人们最缺的是阅读的时间。面对每天生产出的天文数量的文字，以及同样数量庞大的各类媒体节目，一位作家用什么来吸引大众阅读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也许那些能让人傻笑的“糗百”作品永远都会有市场，也许那些看得人满脑袋糨糊弥漫的“先锋”作品依然可以搔首弄姿，但我却从骨子里坚信，像王晋康的科幻作品这样能够让人“有所得”的文化艺术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我之所以有这个信念，只因为一点：人是智慧的生物，人类创造了科学，科学的精神也反哺着人类。

中国科幻的崛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脚下黑暗泥泞的道路将一直伴随着我们。在平庸世界的尽头，有美丽的星光。

何夕

2012/9/18

临界	001	_____
间谍斗智	033	_____
魔鬼梦幻	060	_____
魔环	081	_____
太空清道夫	114	_____
天河相会	145	_____
他才是我	179	_____
牺牲者	204	_____
义犬	242	_____
追杀	282	_____

临界

——谨以此文献给我仰慕的一位科学家。但本文不是报告文学，人物情节均有虚构。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90年6月22日，因为此后数月令人惊悚的日子是从那天开始的。那年，我14岁，姐姐文容16岁，爷爷文少博78岁，奶奶楚白水75岁。

离亚运会开幕还有整整三个月，在北京随处可以摸到亚运会的脉搏，街上到处是大幅标语，高架桥的栏杆上插满“迎接亚运”的彩旗，姐姐和我的学校里都在挑选亚运会的自愿服务人员，公交车司机在学习简单的英语会话。只有爷爷游离于这种情绪之外，仍是独自呆在书房里埋头计算。那天早上，奶奶比往常起得更早，做好早饭，拿出一套新衣服让爷爷穿上，昨晚她已逼着爷爷去理了发。她端详着穿戴整齐的爷爷，笑道：“哟，这么一打扮，又是一个漂漂亮亮的老小伙儿啦！”

姐姐和我都起哄，说爷爷真漂亮，爷爷帅呆啦！爷爷像小孩子一样难为情地笑着：“爷爷老啦！”爷爷确实有点

儿“老还小”的迹象，笑起来像小孩一样天真。他在生活琐事上一向低能，现在更离不开奶奶的照顾。爷爷生于豪门望族，当年的文家二少爷也曾是风流倜傥，自他从英国留学归来便选择了一项最艰苦的职业——地质勘探。五十年的风雨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气质，现在，从外貌看来，他更像偏远农村的乡村老教师。

爷爷马上要去位于复兴路北的国家地震局（我去过那里，是一幢能抗7级地震的大楼）作报告，报告的具体内容爷爷对我们严格保密，他一向严格执行《地震预报条例》的规定。不过据我猜测，这次报告很可能涉及亚运会期间的震情。

别人开玩笑说，我家实行隔代遗传。爷爷是国内著名的地质学家，国内几个大油田的发现都有他的功劳，就连他的学生中还很有几个中科院院士呢！奶奶是有名的医学生物学家，中国消灭了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病毒，就有她很多的心血。可惜爸爸那代人没能继承他们的衣钵，不过这个传统让我和姐姐接续上了。虽说在1990年说这话还嫌太早，但至少在我和姐姐的学校里，我们已是有名的地震和病毒小专家了。

我父母常年在外地（大庆油田）工作，自从爷爷奶奶退休并定居北京后，我和姐姐就一直住在爷爷家里。那时爷爷还没有搬家，住在平安里的一所小四合院里，房子十分破旧，下雨时首先要用雨布遮盖爷爷的那台286电脑，然后收拾满桌满床的大部头书籍：地震学、世界地震带挂图、古地磁学、地球固体潮、二十年中国地震台网观测报告汇编、病毒学、医学免疫学、血型血清学和干扰素治疗……爷爷奶奶似

乎比退休前还忙，尤其是爷爷，每天埋头于电脑前认真地计算着。夏天，破旧的纱门挡不住蚊虫，他干脆弄两只水桶把腿脚泡进去，一来防蚊叮，二来降温。冬天时房子里面冷得像冰窖一样，他把一只小火炉放在桌边，手若冻僵了，就放在火上烤一会儿。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石油物探局专门为爷爷配置一台取暖锅炉为止。

那时，常常有他们的学生来这儿探望或请教，他们先站在天井里大声问好，然后再进屋。凡是爷爷的学生，都是称呼老师、师母好；凡是奶奶的学生，则是称呼文老师、楚老师好。我和姐姐发现了这条规律，常躲在一旁验证，百试百灵。

我和姐姐并没有刻意地去继承爷爷奶奶的衣钵，但他们的知识不知不觉地就传给我们了，因为这些知识一直弥漫在空气中，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我们的血液中。比如，姐姐经常流利地告诉其他同学，病毒都是采用超级寄生和利用被攻击细胞的核酸来繁殖的，所以，任何药物包括抗生素对病毒基本是无能为力的，只能依靠人类在千万年进化中产生的特异免疫力，疫苗的作用则是唤醒和强化这种免疫力。不过，人类对病毒的战争已经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功，天花病毒已经全歼，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全歼已经提上日程。为什么先拿这两种病毒开刀？因为它们只寄生于人体，没有畜禽的交叉感染渠道。现在，中国卫生部正在部署围剿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大战役，将从1993年开始，连续数年对八亿儿童进行免疫。奶奶虽然已退休，卫生部的轿车仍然常来把她接去，参加某个重要讨论。姐姐笑着对奶奶说：“奶奶，别把毳子杀完了，

留两个给孩儿杀杀。”

这是说岳全传上岳云的话。奶奶笑道：“留着哪，病毒的全歼可不是二三百年能干完的事。”

我也常常给同学们举办地震知识讲座，我会告诉他们说地震是人类最凶恶的自然灾难，二十世纪共发生7级以上地震65起，8级以上地震7起，死亡103万人。地震中最常见的是构造地震，因为地壳是由六大板块（太平洋、亚欧、非洲、美洲、印度洋和南极）组成的，各板块缓慢运动，互相挤压，形成三大地震带，即环太平洋带、欧亚带（又称地中海——喜马拉雅带）和海岭带。我国处于两大地震带之间，震灾十分频繁。1900年以来中国地震死亡人数55万，占全世界53%；1949年来死亡人数27万人，占全国同期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54%。而且和其他学科的科学家的不同，地震学家们是一伙自卑的家伙，尽管他们已经投入了巨大的心血，但在地震预报方面实在是乏善可陈！1966年邢台地震伤亡惨重，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对地震预报的研究，1975年成功预报了海城地震，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成为唯一载入地震预报史册的范例。那时，在文革期间的亢奋中，有人宣称中国已完全掌握地震预报的规律。然而仅仅一年后，唐山地震来了，它阴险地偷越众多机构组成的警戒线，狞笑着扑向梦乡中的唐山人。对地震工作者来说，这是一次极为丢脸的失败，地震爆发后，国家地震局竟然不能确定震中在哪儿！幸亏几位唐山人星夜驱车赶往国务院汇报灾情，国家才开始组织抢救工作。

我是在唐山地震之后出生，我知道唐山地震的惨景，是通过爷爷的眼睛和叙述，因为地震第二天爷爷就赶到现场。

美丽的唐山全毁了，房屋几乎全部倾颓，烟尘聚集在城市上空，久久不散，就像死神的旗幡。火车钢轨被扭成麻花；水泥路面错位；地上分布着很多纵横裂缝，最宽可达30米；五个水库的大坝被震垮；一个男人从四楼跳下来，却被同时落下的楼板压住双脚，身体倒吊在半空中死了；一位妈妈已从窗户里探出半个身子，但还是被砸死，她最后的动作是竭力想护住怀中的孩子；另一位妈妈幸运地逃出来了，在废墟中机械地走动，哄着怀中的孩子——孩子早已长眠不醒；很多幸存者被挤在狭小的空间中，在黑暗和酷热中呆了数天才被救出，一直到多少年后，他们睡觉时甚至不敢熄灯，因为只要沉入黑暗，他们就开始心理性的窒息！

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啊，所有赶来救援的人，从身经百战的老师长到长着娃娃脸的小兵，都要惊愕地看上几分钟，把撕裂的心房艰难地拼复，然后表情沉痛地投入抢救。不过，对于地震工作者来说，更多的是痛愧，是无地自容。爷爷说，那时他乘坐的是石油勘探局的汽车，还没有成为众矢之的，而那些乘坐国家地震局车辆的同行们简直没法出门。一位老大爷对他们哀哀地哭诉着：“为啥不提前打个招呼哩，你们不是管地震预报的吗？”血迹斑斑的年轻伤员们咬牙切齿地骂：“这些白吃饭的，饿死他们！砸死他们！”

国家地震局的老张是爷爷的熟人，白天，他们默默忍受着唐山人的咒骂，记录着各种宝贵的资料。当时正值盛夏，废墟中的尸体很快腐烂，令人作呕的怪味儿在周围涌动，呕得人根本无法进餐，他们只好用酒精把口罩浸湿，一言不发地工作着。一天晚上，老张来找爷爷，声音嘶哑地说：“文

老，咱们出去走走。”爷爷跟他出去了。月亮没出来，废墟埋在浓重的夜色中，除了帐篷里泻出来的灯光，唐山黑得像地狱。老张一直低着头，磕磕绊绊地走着，等到远离了帐篷，老张站住了脚，一句话没说，忽然号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爷爷没劝他，陪着他默默流泪。

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后，老张问他：“文老，地震真的不能预报吗？咱们真的无能为力吗？”

爷爷生气地说：“怎么不能！没有人类认识不了的规律！”

爷爷那时的主业是石油物探，搞地震预测只是兼职，他在石油物探方面已是一代宗师，而且已年近古稀，没理由再转行，可是自从唐山地震后，几十万冤魂的号哭一直在他耳边回响。于是，他在1978年，正式递交了退休申请，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全身心地投入到震预报的研究当中——也只能是私人性质的研究了。多年后，一位伯伯曾叹息地告诉我，你爷爷为这个决定吃了大亏。他那时虽然已68岁，但身体好，思路清，经验丰富，部里原打算让他再干几年的。他这么一退，首先是经济上吃亏，因为那些年还没有到涨工资的高峰期，退休工资很低的。再者，过早地从科学家的主流圈中退出来，还有很大的隐性损失，这一点就不必多言了。

我想伯伯说得对，爷爷的晚年是相当困窘的，工资不高，又把大部分工资用于购买资料上——他不是进行官方研究，资料费无处报销的。可以说，退休后他完全靠奶奶的工资养着。在和爷爷奶奶共同生活的那几年里，我和姐姐都能触摸到家庭中的贫穷。常常有国外回来的他的学生来看爷

爷，他们大都衣着光鲜，面红齿白，外貌比实际年龄要年轻20岁。他们惊讶地打量着爷爷的陋舍，小心地掩饰着目光中的怜悯，我想，恰在这时我最佩服爷爷。因为他在这些怜悯的目光中尚能坦然微笑，不亢不卑。这一点太难啦，至少我在这些客人面前就很难没有一点儿自卑。在我长大成人后，每当看到报上说某某知识分子“安于贫贱”，“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之类滥调时，我就反胃。我觉得，若不能让士大夫阶层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以保证他们思想和研究的自由，这个社会就是病态的、畸形的和没有前途的。

“爷爷，你后悔吗？”有一天我向他转述了那位伯伯的话，须便询问他。爷爷停下手中的大蒲扇，沉思地看着我。他不是在看我，而是越过我的头顶看着远处。过了一会儿，他说：“1966年邢台地震后，周总理亲自找李四光先生和我谈话。他痛心地说，地震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地震能预报吗？李先生说能！我也说能！周总理说：拜托你们啦，希望你们这一代把地震预报搞成。从那时起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成功地预报了海城地震，可惜漏报了最凶残的唐山地震。现在，周总理和李先生都已不在人世，当时谈话的人就剩下我一人了。”

他没有回答后悔不后悔，我也没再问。

我和姐姐吃早饭时，爷爷已早早吃完，坐在正间的竹圈椅里静候。听见他低声问奶奶：“车辆联系好了吗？不会误事吧！”这已是他第二次询问了。奶奶耐心地说：“不会误事的，是国家地震局派的车，昨晚石油物探局还问用不用他们派车，我谢绝了。”



姐姐瞄瞄爷爷，抿嘴乐道：“你看爷爷就像赶考的童子，蛮紧张呢！”我说：“笑话，爷爷会紧张？爷爷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连政治局委员们还听过他的讲课呢！”姐姐没争辩，吃完饭骑车走了。我出去时，发现爷爷确实有点儿紧张，他一言不发地坐着，目光亢奋，手指下意识地敲着扶手。后来，知道这次报告的内容之后，我才理解爷爷的紧张，那是对于一个高度敏感的地区（首都），高度敏感的时间（亚运会）所作的强震预报呀！事后国家地震局的张爷爷说，当爷爷在6月22日报告会上撂出这个响炮时，会议参加者都惊呆了。他说，也只有你爷爷的资历和胆量敢撂这个响炮，只有他一人！

该上学了，我推出自行车刚要走，正在这时，一辆轿车开到大门口，国家地震局的何伯伯进来，和我打个招呼：

“小郁，上学呀！”我说伯伯好，爷爷等你很长时间了。何伯伯在天井处大声问了好，说文老师咱们出发吧！师母，中午老师不回来，饭后休息一会儿，下午我送他回来。奶奶交代着：“若下午赶不回来，记住5点钟让他吃降压药，药片在他右边口袋里放着。最近血压又高了，低压130，高压200。何伯伯说：“我会提醒他的，师母你放心！”

何伯伯扶爷爷上车，汽车开走了。

爷爷预报地震不需要声光报警器，不需要GPS观测网络、地磁观测仪、地电观测仪、重力观测仪和电磁波观测仪，不需要水位计、蠕变仪和岩体膨胀计——作为私人性质的研究，他也没有这些条件，他所拥有的，就是他费尽心血搜集到的浩繁的地震资料，还有一把计算尺（后来升级为

286、386电脑），所有预测结果都是在纸上算出来的。

我常常帮爷爷计算，也很早就大致了解他的理论核心——可公度计算。可公度计算是说：各地震带的地震肯定各自具有相对不变的物理成因，因而有相对不变的物理规律。这些物理成因可能埋得很深，一时抽提不出来，但可以先把它们虚化，用纯数学手段凑出一些公式来逼近它。有了这些近似公式，就能对未来的地震做出近似的预测。比如，1906年以来世界上8.5级以上地震共12次，按发生日期依次编号为 $X(i) = 1917.5.1; 1917.6.26; 1920.12.16; 1929.3.7 \cdots 1958.11.6$ 。用可公度法试算后发现间隔时间大致符合以下一些等式：

$$X(3) + X(6) = X(2) + X(5)$$

$$X(4) + X(7) = X(1) + X(11)$$

.....

$$X(3) + X(12) = X(4) + X(11)$$

把二元相加的结果画在坐标上，能得出一张图形基本对称的坐标图。依照这张图做适当外推，就可对未来的8.5级以上大地震做出预测。当然实际没那么简单，实际计算时每个预测结果都要用多元可公度计算互相校核，还要用爷爷自创的“醉汉游走理论”推算这个结果的可信度。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极简化的运算，它抛弃地震的物理内核，转化为地震参数的纯数学运算。

很早我就知道，地震界的大部分专家对爷爷的预测办法颇有微词。由于爷爷的人品和声望，他们一般不公开批评，但私下里他们叹息着：“文先生真的老了，文先生怎么从科

学宿儒变成算命先生了呢！”这些叹息也传到我和姐姐的耳中，我们确实地在心中嘀咕：凭这些简单的计算就能抓住地壳深处潜行的魔鬼？但爷爷确实做出很多接近正确的预报：像1983年新疆乌恰地震，1989年10月17日美国旧金山6.9级地震，其后还有1992年6月2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7.4级地震，1993年10月12日日本关东7.1级地震……

爷爷的声名（指地震预测方面的声名，作为石油地质学家他早已名传遐迩了）渐渐播到海内外，常常有国内外的人士给爷爷写信，对爷爷的“神机妙算”表示仰慕，把他誉为刘伯温式的“预测宗师”。慢慢地，我和姐姐也忘了心中的嘀咕。

爷爷不会错的——他怎么可能错呢？看看他为地震预测投入的心血、做出的牺牲和承受的苦难，如果真有一个主管宇宙运行的上帝，也会被爷爷感动的。

亚运会一天天临近，街上满是吉祥物熊猫盼盼的图样。从盼盼家乡送来的熊猫雕塑在北中轴路落户，由于赶工太紧，这件雕塑有点儿失真，有点儿驼背，不过孩子们不大理会这点儿“残疾”，照样喜欢它。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亚运村、专为亚运村配套的北辰购物中心都相继完工，亚运会的气氛越来越浓了。

6月22日以后，国家地震局在门头沟召开了北京震情会商会，这次爷爷没有参加。由于爷爷的严格保密，我一直不知道爷爷曾撂过一个响炮，而我对爷爷的行迹越来越疑惑。两个月来，他一直趴在电脑前狂热地计算着，校核着，他的血压升到了230/140Hg，眼睛充血，手指发颤，脸色像是害了